



一碗狐狸肉

“我给你的爱不是全款付清，而是终身借贷，一辈子总能两清！”



【我很缺爱，但更缺钱。】

守财奴，狗腿子，死不要脸！女人怎么都这德行？！

【狐狸总经理】**VS**【死要钱】=如若不从，扣奖金！

“高薪女友”的准则：有钱能使我推磨，价高者得！

【BOSS太猛烈，娇羞牌也能变身万能粗犷女】



继「强娶豪夺」之后
「威逼利诱」成功上位
最权威追爱秘诀！

漓江出版社



香会抄送

一碗狐狸肉

“我给你的爱不是全款付清，
而是终身借贷，一辈子总能两清！”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碗狐狸肉/香衾梦遥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407-5892-9

I. ①一… II. ①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7720号

选题策划:花火工作室

责任编辑:匡文妍

特约编辑:罗婷

装帧设计:黄梅

封面插图:三乖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中国·湖南·望城·湖南出版科技园(邮政编码:410000)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9 字数:155千字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731-88387676)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1

001

——你溜进办公室就算了，俯视我也算了，东南是你的还是也算了，但是，你为什么要顺手带走我仅剩的那根黄瓜！

Chapter 2

027

——他灼热的呼吸掠过我的脸颊，我下意识地微微张开了嘴，触碰到他的舌尖时，我感到自己整个身体都在微微震颤，他似乎也感觉到了，之后便更加拥紧了我。

Chapter 3

040

——她向我伸出手，笑容无比耀眼，左边的嘴角翘出一个浅浅的梨涡：“小狸姐姐你好，以后叫我小烟就可以了。”

Chapter 4

062

——付烟正套着一件季东南的衬衫站在门口，虽说她也是身材很修长的女孩，但这件衬衫在她身上依旧显得有些大，袖口处折了几折，下摆不到她的膝盖，露出一大截白皙的腿。

Chapter 5

073

——属于他的清冽的气息瞬间充斥了我的感官，我就这么呆呆地撞进他的胸膛，世界的声音在一瞬间消失了，只剩下我如擂鼓般的心跳声，和他低沉如耳语般的话语：“你只要待在我的身边就足够了。”

Chapter 6

086

——按开信息，只有两个字：“开门。”

Chapter 7

098

——忽然手中的电话被人从背后抽走，我转身，只见季东南镇定自若地将手机放在耳边，礼貌地开口道：“喂，阿婧您好。”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8 119

——我毕恭毕敬地从他手中接过卡，双手将它捧到眼前准备近距离仔细观察一下，接着我看见了下方的一行字：

“菲格健身中心，欢迎您的到来。”

Chapter 9 137

——我弯起眼笑了笑，准备把手交给他。

忽然，另一个人在我的右边优雅欠身，也向我伸出了手。

Chapter 10 158

——他忽然放下碗筷，斟酌着缓缓开口：“小狸，云南，我们这次，可能没办法去了。”

Chapter 11 173

——忽然一抹熟悉的黑色闯入我的视线，我正要转头去看，后脑勺却忽然被人紧紧箍住，微凉的唇就这么紧贴到了我的唇上，混杂着巧克力冰激凌甜腻的味道令我几乎窒息。

Chapter 12 190

——付畑正换着季东南站在一栋别墅前，她右手无名指上那枚闪着光的钻戒将我的心刺得千疮百孔。

Chapter 13 224

——我轻叹口气，把脖子上这段时间无论如何都没下得了手去解的项链取了下来，放进手套手里：“还有，转告他，我会过得很好的。”

Chapter 14 238

——“别怕，要是一个人在那里孤单了，就打电话给我，我会第一时间就赶到的。”

尾声 252

——我听见他微微颤抖的声音，在我耳边缓缓响起：“你……愿意吗？”



Chapter 1

——你溜进办公室就算了，俯视我也算了，东南是你的还是也算了，但是，你为什么要顺手带走我仅剩的那根黄瓜！

你们见过被鸽子撞晕的人吗，没见过的话，这儿就有一个。

当我看见那只大肥鸽子直直向我俯冲过来时，我坚定地相信了它空中急转弯的能力，但是我错了，我昏过去时脑子里闪过最后一个念头，靠，原来鸽子的脑袋这么硬。

“就她，就是跟总经理搞在一块的那个，没见过长成这样的狐狸精，塌鼻梁小眼睛大鼻孔，她也配叫小狸，哼。”电梯里站在我身后的路人甲（女）指着我说。

“嘘——你一会儿偷偷回头看，老总脑子被驴踢了之后看上的那女人就坐在咱们后面。”员工餐厅里坐在我前面的路人丙说。

“噗——平胸瘪臀狐狸女又来了，快看快看！”复印室里排在我前面的路人丙偷笑。

“夏小狸这种走后门进来的早该滚蛋了，也不知道季总看上她哪里了。”女厕所里对着镜子补妆的路人丁说。

“唉，总经理连那样的都看上了，怎么就忽略了我呢？”吸烟室里黯然吐出一口烟圈的路人戊说。

我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鼻孔正常啊，眼睛不小啊，屁股不瘪啊，除了嘴角正有点抽搐。鉴定完毕，我决定用一声冷笑来表示对以上所有甲乙丙丁戊的无视。但，当冷笑溢出口的那一刹那，我后悔了。

她们突然全都看向了我，然后动作一致地用食指开始戳我脑门：“你敢笑我？你在笑我？你算哪根葱啊？你长这样也好意思笑我？你勾引了总经理还不够你还笑我？你有没有荣辱羞耻心啊你笑我……”

我不堪重戳，猛地睁开眼，幸好是场梦。我直感觉脑门上疼得厉害，原来是被鸽子撞到的那一块，现在正包着纱布。

周围是一片白色，模糊地回想起昏倒前被鸽子撞个正着的场景，我断定自己是被送到了医院。正想着是哪位好心人这么热心，余光就瞥到了在床边专心致志削苹果的男人。我的天啊，我一定是还在做梦，我急忙紧紧闭上眼，神哪，快让我醒来吧！

神忙去了，没有听见我的呼喊。

“你醒了？”低沉地恰到好处的男声从床边传来。

“嗯，没醒。”我用无比迷离的声音说道。

苹果男轻笑一声：“正好给你削了个苹果，起来吃吧。”

沉默半晌，我悄悄地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然后毅然睁开眼睛，无神地看向前方：“哎？你怎么不开灯？”

“呃……什么？”苹果男明显地愣了一下。

“怎么黑黢黢的一片？”

“小狸你……看不见？”他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

“我什么都看不见啊！我怎么了！你快去叫医生来，看看我怎么回事！”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之后开口道：“我去叫医生，你在这儿等着。”临走前眼神担忧地捏了下我的手。

瞥见他的身影消失在门外，我舒了口气，开始拔戳在胳膊里的针头。病服是来不及换了，我套上外套急急向门口走去。

当手终于握住门把手时，我低声祈祷道：“神哪，保佑我成功逃脱吧。”

扭转把手，开门。

“噗——”

神又一次忙去了……

扭转把手和开门的，是苹果男；“噗”一声的，是我。

“你要去哪儿？”他站在门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身后跟着从一脸忧虑变成一脸无措的医生。

“呵呵呵——出去走走。”

“你不失明了？”

“失……失……”我的声音在他的注视下越变越小，“现……现在好像不失了，痊愈了，呵呵——”



他眯着一双狐狸眼看着我不说话。

我心里大叫不好，赶忙转移话题，略过他紧紧抓住医生的手臂，问道：“医生，你告诉我，我脑子里是不是有什么血块，什么肿瘤之类的？我还有得救吗？”

“呃——”医生推了推眼镜，缓缓开口，“你头上只是皮外伤，没什么大碍，你是过度惊吓导致的暂时昏迷，休息休息就好了。”

我痛苦地把脸扭向一边。

护士小姐重新给躺在床上的我挂上了点滴，他们走后，我抢在苹果男之前开口：“你怎么在这儿？”

苹果男重新在我床边坐下，不急不缓地开口道：“我下午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人在大街上晕过去了，电话本里我的名字是男朋友，请我来医院领人。”

我心中一阵悔意，一直以为不会再见，就懒得改电话本了。

“咳咳——那个，季总，我现在不兼职假装别人女朋友了。”

季狐狸没有说话，低头看了眼自己修剪整齐的指甲。

“季总，我真不做了，被你们公司所有女性职员痛恨的日子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似乎研究完了指甲，他抬头似笑非笑地开始研究我。

“季总，您别这么看我，我现在不缺钱，给多少钱也不干，真的。”

我继续在心中默默给自己打气：一切狐狸男都是纸老虎！

季狐狸依旧一脸的风轻云淡，我却感觉身上的鸡皮疙瘩渐渐都开始立正待命了。

我正准备开口委婉地赶人，他开口了：“你最近在找工作吧？”

“你怎么知道？”说完我就悔得肠子都青了，丫在给我下套！

没事，只要我坚定信念，视金钱如粪土，视帅哥如马铃薯。

他缓缓把一份简历举到我面前，那是我最近正在到处送的简历。

“你哪儿找到的？”

“不好意思，总经理真的说他在忙。”我想我的眼神一定无比真诚。

“那他在忙什么？”

“商……商业机密！”这么经典的推托之词都被我想出来了，我不愧是被总经理看中的人才啊。

“你叫什么名字？”她突然话题一转，我有点跟不过来。

“呃，我叫夏小狸。”

“嗯，小狸？”她忽然展颜一笑，我顿时觉得光芒万丈，日月失色。

等我的意识从千里之外再度飘回来的时候，她已经从我眼皮子底下下一个转身闪进了我眼前那扇大木门。

右手边的内线电话顿时响了起来，我心中警铃大作，但还是硬着头皮接起了电话。

“夏小狸，你好样的。”季狐狸是笑着说的，所以我更清晰地看到了我的未来，一片惨淡。

我哆嗦着手推开眼前办公室的大门，季狐狸正和秦菲菲面对面地坐在办公室正中的沙发上。

“怎么不进来？”他抬头对我笑得很“友好”。

我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怂包，一边用躲在门背后的右手拼命掐着自己的大腿，不能跑啊，跑了后果更加不堪设想啊。

一眼看见他们面前空空如也的茶几，我忽然心生一计。

“季……季总，我先给你们端些喝的来吧。秦小姐，您是要茶还是咖啡？”

秦菲菲看着我，轻轻地把落在肩膀前的头发拨到身后：“咖啡好了。”

我眼见季狐狸开口要说话，忙赶在他之前开口：“季总一定是要普洱对吧，我这就给你们去泡。”说完一溜烟奔离了那个万恶的办公室。

在茶水间烧水的期间，我有些心不在焉，早上起来时就觉得没睡够，精神恍惚间又遭遇了刚刚那出人间惨剧，我甩了甩头，第一天上班就这么背，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啊。

准备好茶叶和速溶咖啡后，水也正烧好，见身后还有几个人在等着，我拿起水壶想快点完事。

就在我扶着杯子向里倒水时，忽然听见身后“啊”的一声，但反应过来时显然为时已晚——我的右手臂被人小力地冲撞了一下，水壶里倒出的水一滴不漏地全浇在了我扶着杯子的左手上。

我盯着开始泛红的左手不知所措，身边的女孩子眼疾手快，已经扯着我的手放在水池里用凉水里猛冲了，她一边把水量调到更大，一边一个劲地道歉：“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刚刚明明有人在后面推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

我看了眼站在她背后冷笑着窃窃私语的几个女人，不在意地朝她挥了挥手：“没关系啦。”

虽然我是不愿意做个忍气吞声的包子的，但本来在这公司里我就举步维艰，再多树敌肯定不是明智的选择。

我端着茶水一边走一边告诉自己，就算做包子，咱也得做个皮薄馅厚心胸广阔的肉包子，退一步海阔天空……天空……

但是当那声充满不屑的“活该”从某女嘴角溢出时，我不淡定了，做人怎么能这样，我决定还是要拯救一下这位同学的人生观。

我走到她面前，定定地看住她，然后开口：“人长得丑不可耻，心灵恶毒成这样才最可耻。”

甩出一个比她更不屑的眼神，我端着茶水留下一地目瞪口呆的女人翩然而去了……

把咖啡和茶依次放在秦菲菲和季东南面前后，我异想天开地祈祷着他忘了我把秦菲菲放进来的事，打了声招呼便想赶紧撤退。

下一秒却突然被从背后捉住了手腕，我在心中哀叹了一声，唉，吾命休矣。

“怎么回事？”季东南紧皱着眉头看着我的左手。

“哎？”过了两秒我才反应了过来，“哦，这个啊，刚刚泡茶的



时候不小心浇到了，啊哈哈，哈哈——”老娘都惨成这样了，你今天就大人有大量，放了我吧。

“烫伤药膏有吗？”

季东南问得我一愣，大哥，我今天第一天回来上班啊。

我抠抠脑袋：“呃，应该有吧，不过，我不记得急救箱在哪儿了。”

他皱了皱眉头，拖着我便往外走去。

“呃，季总，去哪儿？”

“买药膏。”

“噗——”我又看了看还坐在沙发上的秦菲菲，“这样不好吧。”

秦菲菲依旧维持着十分有气质的坐姿，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若有所思地盯着季东南抓着我的那只手。

季东南却是头也没回，一直把我拖到了地下停车场才松手。

当然，跟如花似玉的总经理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亲密的代价就是，一路上我如同深陷十八层炼狱，被女同胞们用眼神射出的冉冉烈火烧得体无完肤。

直到走到他的爱车前，我才恍然大悟，好一招金蝉脱壳啊，装作对我这个假冒女朋友受伤十分在意，然后拖着我一举冲出敌人的包围圈，果然不愧是狐狸中的老狐狸，老狐狸中的战斗机！

我对着隔着车身的季东南使劲一眨眼，然后伸出没受伤的那根大拇指：“季总，Good job！”

季东南看着我一脸的莫名，之后转变为毫不掩藏的不屑：“上车。”

“原来真的是出来买药的啊。”我看着街对面的药店一不小心把内心OS给说了出来。

“不然呢？”

说实话，我真以为季东南会拖着我开车逛N市一圈，等到眼线通报秦菲菲已经走了之后再折回公司。

停好车后他嘱咐了几句让我在车上等着，便转身下了车。

我坐在车里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会儿，看见他提着一个小袋子从药店里走出来。

窗外的天气很好，可能阳光有些刺眼，他过街的时候偶尔会抬起手来遮挡阳光。

我坐在车里透过车玻璃往外看，就好像坐在潮湿阴暗的井底觊觎着头顶的一方遥远的天空一样。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这样盯着他看，但放出窗外的眼光却总是绕了几圈后又黏回他的身上。

他的头发很黑，看起来松松软软，全都乖乖地伏贴在头上。

我听说一个人的性格就和自己的头发一样，头发又粗又硬的人，性格一定也很强硬；相反，头发又松又软的人，性格也比较温和或者软弱。很难想象季东南这样的人，居然有这这么一头松软的头发。

他搭在眉毛上的手并不白算皙，却骨节分明。

我的视线向下移去，看到他的脸庞，若仔细地把五官分开来看，哪一个都算不上是杰出会让人尖叫，但这些集齐到一块，却让人觉得这一定是神用精确到纳米的尺度度量才刻画出的面容。

好吧，我在心里摊手，从外表和背景上看，这确实是个值得让万千美女竞折腰的男人。

神真的是不公平的！

“看什么呢？”他拉开车门把手中的小袋子递给我。

我忽然反应过来自己刚刚在做的事，脸刷的一下就像烧火一样热。

“没……没……没什么，天……天……天气很好。”

他顺着我的目光看了看窗外：“嗯，就是阳光太刺眼了。手伸过来。”

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拧开了药膏的盖子，我看着他准备着要给我涂药膏的架势，实在惶恐，一把从他手里抢过药膏：“我自己来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好。”他从善如流地点了点头，不急不缓地开口道，“以后工



资也自己给自己发吧。”

我脸上三道黑线，又一把把药膏塞回他手里：“还……还是您来吧。”
季东南满意地接过了药膏，轻轻地替我涂了起来。

“怎么烫到的？”

“哦，就是刚刚去给你们泡茶的时候，当时急，不是怕您渴着嘛，我一激动，就……”我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拍老板马屁的机会。

他抬头看了看我，又低下头去：“夏小狸。”

“啥……啥？”

“说实话。”

“我在您面前怎么敢有半句虚言！”我就差伸出三根手指对天发誓以示忠诚了。

“你虽然笨，但还没笨到拿滚水往自己手上浇的地步。”他说话的时候，手并没有停下，虽然依旧是鄙视的口气，但我却觉得这样冰凉的语气好像随着手上的药膏一起渗入了我的血液，鼓噪的心里掀起一波波的浪。

我本来就不擅长说谎，在他这种有意无意的压力下，只得把事情陈述了一遍，当然，我省略了最后自己说的那句话。

在我说话间，他一言不发安静地听着，一边细细地将我手上发红的部位全都涂上药膏。

我全说完后，他盯着我的手看了一会儿，忽然伸手抚上了我手背上一道不深不浅的伤痕。

“女孩子的手就是另一张脸，要好好保护。”

我下意识地把手缩了回来：“知道啦。”

他重新启动了车，引擎声响起的瞬间开了口：“这件事我会处理的。”声音很低，我几乎难以分辨他是在自言自语还是在对我说话，但他说完后向我看来的那一眼，却让我的心又莫名地躁动了起来。

夏小狸，这样不好，不好……

晚上回到家，我忽然想起找到工作的事还没跟莫瑶说过，于是拿起手机拨通了她的号码。

“什么事？”电话一通，莫女王一如既往地单刀直入。

“人家想你了嘛。”

“少恶心我，到底怎么了。”隔着电话我都能想象出莫瑶那一脸鄙视的样子。

我正色道：“女王陛下，臣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禀报，您想先听哪个？”

莫瑶是和我从幼儿园就在一个澡盆子里洗过澡的闺密，到现在我已经算不清认识她究竟多少年了，文艺点说，就是我觉得我们俩上辈子就该认识了。

莫瑶的性格就像我对她的称呼一样，绝对的女王样，身材棒，长相好，走到哪都一副高人一等恨不得把眼珠子扯到下巴壳上瞅人的态度，要不是跟她一起长大，我估计见到她都要绕着走。

“先说好消息吧。”

“我找到工作啦！”我一副“surprise”的口气说道。

“坏消息呢？”

“工作地点是在……”

“在？”

我有点担心莫瑶听说我回到季东南身边工作后的反应，但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在康博建设工程总公司狐狸窝门口的那张办公桌上。”

“……”

电话那头忽然陷入了寂静，我赶紧连哄带骗撒娇加耍赖，五分钟之久，她才开了金口说了一句话——

“你自己的事自己决定好了，但别忘了自己说过的话。”

我听得莫瑶这句类似斥责的话里充斥着担忧的语气。



我很清楚莫瑶不喜欢我在季东南身边工作，所以一年多以前我说打算辞职跑路的时候，她就差四只爪子全举起来赞成了，但如今我又自投罗网回到这个狐狸窝，她自然是不高兴的。

“知道啦，女王陛下放心吧！”我故意用轻快的语气安慰她。

一周的日子就这么相安无事地过了，就在我觉得这班上得平淡得有点诡异的时候，秦菲菲又再次若无其事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秦……秦小姐，总经理在忙……”

她这次似乎是打算实行无视一切勇往直前的策略，路过我办公桌时权当我是个没声没响的屁，直接朝季东南办公室大门走去。有了上次被她成功突围的经历，我面对她时完全不敢有丝毫放松，赶紧冲出去拦在她面前。

“我是来找东南谈公事的。”

“呃，不管您谈‘公’事‘母’事，季总他都在忙啊。”这次我一定要坚守阵地，否则季狐狸铁定得扒了我的皮。

我想可能是我这次做足了称职秘书的架势，她终于不再试图往里走了，而是停了下来，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遍：“夏小狸对吧？”

“呃，是的。”

“你很有钱吗？”

我脑子里冒出个问号，一点都摸不透她问这话的用意：“没……没有啊。”

“那我劝你还是早点放我过去吧，我的时间可是很贵的。”她轻轻甩了甩头发，笑得无比妩媚，“不过如果你觉得自己很有钱多少时间你都耽误得起的话，那咱们就耗着吧。”

我的脑子瞬间被她的话混乱了，到底是让她进去呢，还是让她进去呢，还是让她进去呢？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等到内线电话的铃声把我从沉思中拉回来时，我才发现身边早已